

性理集要

詩

君道

贊

臣道

銘

治道

新刊性理集要卷之八

君道

君道室誠仁  
愛為本

先志為本  
之歆

君道以心悅  
服為本

君道以善美  
力定而天下  
之定

程子曰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又曰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才為  
 先又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歆○君道以人心悅服為本○君道稽古  
 正孝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至正君志定而天下之  
 治成夫夫義理不死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  
 必也以聖人之訓為先當從以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  
 之政所牽滯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改信道極於篤固知極於明  
 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必期致治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患常生於  
 忽傲而志亦戒乎漸習故古之人君雖從容燕閑必有誦訓箴諫左  
 右前後罔匪正人輔成德業誠能尊禮老成訪求儒孝之士不必勞



至人無弃物

聖人以天下公  
議為主

以官職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又博延俊彦陪侍法從朝夕延見講  
磨治體則睿智益明王猷允塞矣○古之聖王所以能化黎庶為良  
善綏仇敵為臣子者由弗之絕也苟非含弘之道而與已異者皆  
棄絕之不幾於棄天下以讎君子乎故聖人無棄物王者重絕人  
劉元城曰昔之聖人深居九重以謂竭其聰明猶不足以盡天下之  
聞見遂以耳目之任付之臺諫之官而臺諫之論毋以天下公議為  
主公議之所是臺諫必是之公議之所非臺諫必非之人君所以不  
出戶庭而四海九州之遠物無遁情者用此道也

人君所以御其  
臣

楊龜山曰人君所以御其臣只有一箇名分不可易名分既正上下  
自定若以智範臣下智有時平困焉則彼不為用矣

范華陽曰人君以一人之身而御四海之廣應萬務之衆苟不以至

不與賢而侵其獨智以先天下則耳目心志之所及者其能幾何哉

朝君曰多之

故與賢而侵其獨智以先天下則耳目心志之所及者其能幾何哉  
故人君必清心以涖之虛已以待之如鑑之明如木之止則物至而  
不眩罔夫權術設而不可欺以輕重者准其平也繩墨設而不可  
欺以曲直者准其正也我以其正彼以其邪我以其真彼以其佞何  
事乎邪之不察佞之不辨一為不誠則心且蔽矣和正何能辨乎是  
故鑑垢則物不能察也木動則形不能見也己不明故也且待物以  
誠猶恐其不動也况不誠而能動物乎○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朝  
廷者四方之極也非至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止天下之  
邪人君一不正其心則無以正万事苟以術御下是自行詐也何以  
禁臣下之欺乎是以術行而欺愈多智用而心愈勞蓋以詐昧詐未  
有能相一者也禮曰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夫惟正不可得而欺

心至為以聖  
正

則不容於誅矣豈不約而易守哉

胡武夷曰君遇臣下恩禮雖一而崇高嚴恪常行於人曾瓜牙之夫

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遜謙屈必施於林壑退藏之士以厲其廉

靖無求之節乃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威日所當加勢有所可屈加

於所當加以立威則強屈於所可屈以立勢則昌

胡致堂曰夫以逆拂封順從則有恭與不恭之似以然肆對傲戒則

有率與不率之殊惟聰明睿智之君則知違拂之為恭而順從之為

大不恭也知傲戒之可率而恣肆之有大不率也

胡五峯曰天道至大至正者也王道至大至正奉行天道乃可謂之

天子之子也○卷天下而享天下之謂君先天下而後天下之謂君友

是者有國危國有天下危天下○天下有三大大本也大義也大法

大義則昌

王道美善

先天下而後

天下有三天

也大本一心也大義方為也大法三綱也有大本然後可以有人下

見大義然後可以取天下行大法然後可以理天下是故君先以天

下自任則皇天上帝畀付以天下矣君以從上列聖之盛德大業自

期則天下仁人爭輔之矣君以保養天下為事而不自奉養則天下

黎民形骸之矣上得天心中得聖賢心下得兆民心夫是之謂一心

心一天下一矣天下之變于窮也其大義有四一曰救弊之義二曰

用人之義三曰應敵之義四曰行師之義戎之來也變動不測莫可

先圖必寂然不動然後能應也其大法有三一曰君臣之法二曰父

子之法三曰夫婦之法夫婦有法然後家道正父子有法然後人道

又君臣有法然後天地泰天地泰者禮樂之所以興也禮樂興然後

賞罰中而庶民安美○人君盡下則聰明開而方理之遠親於狂席

天之所愛

身一

天有不測

人心感而天  
下矣

偏信則昏亂而父子夫婦之間有遠於方理者矣人君欲救偏信之  
禍莫先於窮理莫要於寡欲天下有二難以道義服人難難在我  
也以勢力服人難難在人也由道義而不會其勢力而不行則人心  
服而天下安天下之臣有三有好功名而輕爵祿之臣是人也名  
得功成而止矣有貪爵祿而昧功名之臣是人也必忘其性人與天鮮  
不及哉有由道義而行之臣是人也爵祿功名得之不以為重失之  
不以為輕顧吾道義如何耳君天下臨百官是三臣者雖然並進為  
人君者焉乎知而進退之乎聖子曰君仁莫不仁義理群生之性也  
義行而理明則群生歸仰矣敬愛兆民之心也敬立而愛施則人心  
誠敬矣感應鬼神之情性也誠則能動而鬼神來格矣

維豫章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

義理雙日

人君納諫

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口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惜則老  
舜必傳其子至於法度則莫若周家之最明向使子孫世守則歷年  
至今猶存可也人君納諫之本先於虛已禹拜昌言故能納諫德  
宗強明自任心能拒諫

朱子曰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  
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  
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天子至尊無  
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  
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管脩之官皆領  
於宗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傅以傳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  
氏以微詔之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疑後有丞左右輔右有弼其侍

中心無為以守至正

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守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訓誦之諫居寢有贊御之箴臨事有贊史之道宴居有工師之誦史為書鼓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屛人諉商旅于市百工獻藝動則左史書之古則右史書之御警戒聲之上下不幸而至於有過則又有爭臣七人面折廷爭以正揉之蓋所以養之之備至於如此是以恭已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睿足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群臣八統馭萬民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邇無不服○天無私心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故王者奉三無私以勞於天下則無偏博愛即然太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而誠服○一念之萌則

天下事無一不出于正

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即為人欲耶是天理也則敬以橫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閉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滲帶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為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愛其力之過也知其為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愛其果之甚也知其為賢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聚而不當愛其為黨也知其為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愛其有偏也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所欲為無不知志矣○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實之所勸刑之所

王為天下  
事本

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此  
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三皆所以正  
吾此心而為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  
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  
人不歸吾之仁者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  
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  
闕雖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貴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私恩以亂典  
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瑱息貴戚近臣  
携僕奉尹陪侍左右各共其職而上悍不惡之嚴下謹戴盈之戒無  
一人敢違內外竊威福擅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  
禁省外激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多欲號施令

群听不疑進賢退奸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  
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  
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  
而自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  
在紛華淩蕩之中幽獨得四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  
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  
邃而凜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  
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為後世法  
程也○人于當務聰明之實而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  
事反覆辨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此  
聰明之名也務其實者今雖未明又必通悟務其名者或一時可以

入善為聰明  
之實

竦動觀聽然中實未明愈久而愈暗矣。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賢所以修政而經緯乎其中天下之事無出乎此者矣。

張南軒曰人主猶不可孤立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通天下為一身若紂則為獨夫矣。

母之心可  
天心

其西山曰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道者可以知天道蓋父母之於子也鞠育而抚字之仁也鞭朴而告戒之亦仁也君之於臣也爵賞以獎勸之仁也刑罰以懲彊之亦仁也天佑民而作之君其愛之深望之切無異親之於子君之於臣也故君德無愧則天為之善而祥瑞生焉君德有闕則天示之譴而災異形焉災祥雖異所以勉其為善一也天之愛君如此為人君者其可不以天之心為

以君以天之心

心乎

太極至道至  
老

魏鶴山曰古之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是故師氏司朝僕臣正太史奉諱工師誦詩御警戎吉巫史後先卜筮左右人主無一時可縱弛也虞賓在位三恪助祭夏土在庭殷士在廟黜民在甸夷隸在門人主無一事不戒懼也蠱飛而會盈日出而視朝朝退而路寢聽政日中而考政夕而糾虔天刑日入而承奉泰然然後即安人主無一刻可暇逸也石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枥故人上堂女史授環彤管記過人主無一息有馭欲也夫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而自朝

金所養壽  
命之源

至晏兢兢業業居內之日常少居外之時常多蓋所以養壽命之源保身以保民也豈惟可以保民雖子孫千億亦自此始。許魯齋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乱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予之聰明剛

養身保



斷之資重厚寬裕之量便首出廢物表正萬邦此蓋天以至難任之  
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  
心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城知天之所昇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  
心處也知其為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為難而以易處則他  
日之難有不可為者矣孔子謂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則其說  
所由來遠矣○昔劉安世見司馬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公曰其誠  
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思  
括平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  
夫劉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宗之親一鄉之無同列之臣不過數  
十百人而止耳然以言行相較猶有自相掣肘矛盾者况夫天下之  
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幾而人君以一身一心酬酢之哉言

之無益豈易能哉○人君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  
欺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其害可勝計耶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  
替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  
以濟私籍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  
怒本無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  
未必為君子退者未必為小人予之者或無功而奪之者或有功也  
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矣

君德

宗社長文  
之計

程子曰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

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丞養其陶成此聖德

畏

范師陽曰入君動必有所畏此盛德也不然以一人肆於民上則無

听不至矣

我主其術 羅豫章曰仁義者人主之術也一於仁天下愛之而不知畏一於義

三代所以享國長久 天下畏之而不知愛三代之主仁義兼隆所以享國至於長久自漢

以來或得其偏如漢文帝過於仁宣帝過於義夫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

聖王比德於水 真西任曰三代聖王以敬為修身立政之本故伊尹告太甲曰嗣王

祗厥身心哉又曰欽厥止率乃祖攸行周公之戒成王曰嚴恭寅畏

天命自度曰治民祗懼不敢荒寧曰克自卽畏曰百王自敬德而召公

之誥曰嗚乎奈何弗敬曰王其疾敬德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曰

伊尹周召所 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伊周召公所以啓迪其君者如出一口又

慈惠其君 考之書昏迷不恭侮慢自賢禹之所以征有苗也威侮五行怠棄三

正啓之所以伐有扈也仰侮五常荒怠弗敬謂已有天命謂敬不

行武王之所以誅獨夫受也蓋敬則為堯舜為禹湯為文武不敬則

為有苗為有扈為獨夫受聖王之所以分治亂之所由判未有不出

乎此者○先聖贊易於乾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謂其体天之剛健也

於坤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謂其法地之博厚也不艱乎乾無以宰万

物不法乎坤无以容万物○誠之為道可以參天地贊化育且功用

大矣然求其用力之地不过曰无妄也不欺也悠久不息也盡此三

者而誠之躰具矣何謂无妄就乎真實而不雜以虛偽是也何謂不

欺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是也何謂不息終始惟一時

乃日新是也此三者有一之未至焉則去圣遠矣姑不其槩言之實

者而文之以修辭暴而掩之以仁所樂者諛佞而外為納諫之名所

君子体此性

生理

受者奸邪而謬為敬賢之貌此妄也非誠也修飾於大庭廣衆之中而放肆於深宮燕閑之地矯揉於親近君子之際而發露於昵比小人之時此欺也非誠也敬畏未幾而慢勿繼之儉約未幾而侈恭隨之勤怠之靡常而暴寒之不一凡此者皆非誠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其應之速也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言其實之易彰也苟意心少差則觀感立異立不甚可畏哉

聖學

帝王務得其要  
程子曰帝王之孝與儒士異向儒士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  
聖人治世大法  
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冊苟得其要奉而行之無難也  
人主文當務為急  
○人主之學惟當務為急辭命非所先也○歷觀前古成就功業  
周公為万世法  
備於周公為万世之法考之立政之書其言常伯常任之尊其綴

虎賁之戰固以為戒要在得人以為知恤者鮮也故石州交戰此  
事而已夫僕臣正厥后克正左右侍御僕從罔非正人曰夕成猶然  
后起居出入无違禮也殫號施令无不善也后世不復知此以謂人  
主就孝所以涉書史覽百今而已焉曰如是而足則主文官人可以  
俗勸諱知書內侍可以充輔道安何必置官設職求資德之士哉  
范華陽曰人主孝身不孝繫天下之治亂如好孝則天下之君子必  
慕願立於朝必且道事上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如不好孝則天下  
之小人必勸其心欺立於朝以刑誦事上竊取富貴而專權利夫  
○明君必致身焉  
胡武夷曰明君以務孝為急至孝以正心為要若夫公章析句牽制  
○又孝以忘其要  
文文无益於術者非帝王之孝也  
胡致堂曰古之人君既得賢才布之列位美於其朝以听政則公卿

在前史在左若陳諍七人訓告教誨而无息朝矣晝以訪問則監于成言孝於古訓多識前言徃行在方民之依古物情之幽隱而忘之書矣夕以修令則思夫成遠慮夫榮辱俱而后出與而后免不敢苟也况无息矣夫而又无馮干觀于逸于遊于酒于樂而又嚴若銘旌有戒扶行諄語有箴圖有規箴看諫夫所以當畏德懼不使放心邪氣得消也若如此夜而寢息則不有鷄鳴之貧死巷丘之淑女儼成相成不懷安安昧爽不坐以待且此乃憂勤之事也憂勤如此乃所以端拱无為也是故勤勞者非衡石程書衛士傳餐食之謂也无為者非遺棄万務嘿然兀然之謂也稽无逸周公之言則人君

以君之者之法曰笑

雖象古人之主讀經則師其意諷則師其辭然讀經以尚書為

讀史以唐書為首蓋尚書論人主善惡為多唐書論朝廷變故最詳朱子曰古先哲王欲明北德於天下者莫不欲以正心為本然本心之善其体至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嘗試驗之一日之間声色臭味游衍馳驅土木之華貨利之殖雜進於前日新月盛其間心体湛然善端呈露之時盖絕无而僅有也苟非講孝之功有以開明其心而不迷於是非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理之在我而不可以須臾離焉則亦何以得此心之正勝利欲之私而應事物无害之變乎然所謂孝則又有邪正之別焉味孟賁之言以求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踐其實者孝之正也涉獵記誦而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而以華靡相勝反之身則无實措之行則无當者孝之邪也孝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孝之邪而心有不邪者亦

鮮矣故講孝雖所以為正心之要而孝之邪正其繫於所行之得失而不可不審者又如此○舜之戒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必繼之曰允稽之言勿听弗詢之謀勿庸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孔子之告顏淵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而又申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听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既告之以損益四代之禮樂而又申之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嗚呼此千聖相傳心法之要其所以及夫天理之全而察夫人欲之尽者可謂蕪本末巨細而奉之矣兩漢以來非無願治之主而莫克有志於此是以雖或隨世以就功名而終不得以与乎帝王之盛其或耻為庸主而思用力於此道則又不免蔽於老子浮屠之說靜則徒以虛無寂滅為樂而

千聖相傳心法之要

之幾是以日用之間內外乖離不相為用而反以害於政事蓋所謂千聖相傳心法之要者於是不復講矣

其西山曰惟孝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死持此心三者交致其方則至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又理為之主而物欲不能奪矣

儲嗣

保國天下

後可以保國一天下

朱子曰賈誼作保傳傳基言有曰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与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此天下之至言万世不可易之定論也至論所以於論之方則必以  
孝仁禮義為本而其條目之詳則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  
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策筆撤其膳而又必有  
進善之旌誹謗之本敢諫之鼓替詩史書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必使  
至於化與心成中道格性而曾不覺其異左右之法則有三公  
之尊有三少之親有直有充有弼有承上之必得周公太公召公史  
佚之流乃朕其任下之猶必取於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不辜一有仰  
人則乎其門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朝夕所與居處出入左右前  
後无非正人而未嘗見一惡行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至於累  
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當誼之時固已病於此法之不備然考孝  
昭之詔則猶知誼之

之所言而有以不忘乎先王之意降而及於

三衣有夏之長

近世列帝王所以教子之法益疎畧矣蓋其所以教者不過託諸  
札之工而未嘗聞以仁孝禮義之旨至於衣冠詞氣衣服器用則雖  
必於和後而未嘗有以裁之也然屬具其而元保傳之嚴豈續備札  
而元歲規之益至於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則不過虛  
官近習掃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  
出復之重下有四海蒸民之生前有祖宗垂訓之規後有子孫長久  
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曠矣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  
委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

君臣

明珠夜璧

管子曰君妻明不妄察臣受正不妄權○天地不相遇則万物不生  
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至美不相遇則道德不亨事物不相遇則

所用不成過之道其大矣哉 全書

君以安否

臣非陽曰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良者得行其所

幸臣任職則不矣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

職則叢勝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乃所以廢也當舜之時禹

平水土稷播百穀土穀之事舜不親也契以五教皋陶明五刑教刑

之事舜不治也伯夷典札夔典樂札采之事舜不與也益為虞垂作

共工雲工之事舜不知也禹為一相忽百官自稷以下分職以聽焉

君者如天運

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万物生矣君

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

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

百官之所為則雖至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爭死大小皆歸罪

君故有得失不任其患容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

此天下所以不治也

王道

胡吾琴曰人君剛健中正純粹首出庶物者也人臣柔順利貞順承

人臣乘時行

乎夫而時行者也○寡欲之君然後可與言王道玩欲之臣然後可

與言王佐○自三代之道不行君臣之義不明君誘其臣以富貴臣

君臣化之原

遷其君以文行夫君臣相與之際方化之原也既汨於外矣末流其

可禁乎此三代之治所以不復也

朱子曰韓退之云臣罪當誅今天王不明看來臣子無說君父不是

此極地淨君

底道理此便見得是君臣之義處程子云天下之大戒二命也○也

天下戒

子之於父無適而非命也臣之於君無適而非義無所逃於天地之

間

臣道

程子曰事君者知人主不當自全則不為諂諛之言知人臣又无私交則不為阿黨之計○人臣身居大位功蓋天下而民懷之則危疑之地也必也誠積於中動不造理威福不自己出人惟知君而已然後位極而无過上之嫌勢重而无專權之過斯可謂明哲君子矣周公孔明其人也郭子儀有再造社稷之功威振人主而上不疑之也亦其次與

郭子儀身經稷

人君尊若

尹和靖每赴經筵前席必沐浴更衣設香案以來日所當講書置案上朝服拜拜拈香又再拜齊于燕室初夜乃寢次日入侍講筵者問焉曰人君其尊如天欲以所言感悟之必須盡吾之誠敬又曰以吾所言得入則天下蒙其利不能入則反之安歇不盡誠敬

大人思齊以輕其君

胡致堂曰莫難強如怠心莫難制如恣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大人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也未至乎大人而當大人之任亦當勉焉思齊以事其君君心恣則強之欲制之驕則降之怒則平之忌則抑之惑則開之疑則解之偏則正之要使君心當收而不放則善日起惡日消治可立安可保矣

法重思重

胡安峯曰守身以仁以守身之道正其君者大臣也漢唐之盛忠臣烈士攻其君之過禁其君之欲糾其政之謬彈其人之佞而已求其大正君心引之志於仁者則吾未之見也惟董生其庶幾乎

董生其庶幾

正朝要必正臣忠厚為本

羅豫章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无过失忠厚則天下无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



武帝大臣人

三者未嘗不和

音以名節忠義為本

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沒黯正直所以關公孫弘之阿諛思厚所以關張湯之殘刻武帝享國五十五年其臣之資獨此一人而已○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然三者未嘗不相賴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國則必愛民未有以君為心而不以民為心者故范希文謂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諒哉○士之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為本有名節則不枉道以求進有忠義則不固寵以欺君矣

朱子曰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任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其時而憂為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攀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揀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副其民以為不足以興教化中

去聲

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為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盡其其官一日不得平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自為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為者亦私也屹然中立无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其職之所當為者天知是足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太臣之責可以无愧○宰相以待士為功下士為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為貴○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牽於內頌漏賄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悞以陽開陰闔之計列舉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近心悅誠服

陸象山曰古人所以不屑屑於間政道人而必務有以格君心者蓋君心未格則一邪黜一邪登一弊去一弊興如循環然何有窮也及君心既格則規模趨向有若罔越邪正是非有若蒼素大明既并群

陰畢伏是瑣瑣者亦向足涉人牙頰問哉

真西山曰古人事業未嘗无所本開誠心有公道集衆思廣慮蓋此  
四者乃武侯事業之本而誠之身公文其本也○忠臣之心常欲君  
身之強固君德之清明故動以声色遊畎為樂石之成古之人有行  
之者周公是也君身強固則心不倦於政機而威權在已君德清明  
則必不謬於邪正而用舍各宜此正人君子之所深願而悅夫壬人  
之所甚不便者也故必蠱之以遠欲冀之以舍渾然後其君恣事荒  
昏而昏已之聰後之人有行之者趨高仇士良是也二人刀鋸之餘  
何足爲死而春秋名卿如管仲趙武者亦安視其君有六嬖四姬之  
惑而不士求其彼其人非姦惡也其志非蠱媚也適至於是者由不  
知古人保傅之職而以強兵制敵為功故也有志愛君者其可不以

周公為法以管仲趙武為戒哉

師魯者曰臣子執威權未有光禍首豈惟人爭在天道亦不許日月  
陰魄也借曰為光與日相遠則光盛猶臣遠於君則聲名大威權重  
身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理當如此大臣在君側而擅  
權此危道也古之善薦賢不敢自名款恩澤出於君也刑人亦然  
烈威豈可使出於已使人知恩威出於已足生多少烈威其危亡可  
立待也故月星皆借日以為光及近日却去其光此理殊可玩索

治道

程子曰論治者貴識體○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  
綱紀分正百職順天揆事創制立度以及天下之務治之法也法者  
道之用也○聖王為治修刑罰以齊衆明教化以善俗刑罰立則之

月星皆借日  
光

治道少要有三

化行矣教化成而刑罰措矣雖曰尚德而不尚刑顧豈可滯哉○治道之要有三曰立志責任求資○心井田必封建而後天下可為非聖人之達道也善治者放牛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臨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得聖人之意而不膠其迹者因一時之利而利焉者耳○事事物物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憚聖人所以去使天下順治非去與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止之不得其所則死可止之理○教人者亦其善心則無自消治民者導以敬遜則爭自止○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至於既衰而後戒則无及矣五安富則驕後生樂肆則紀綱壞忘禍亂則寡能前是以浸淫盛衰而不知亂亡之相尋也○守國者必設險山河之固城郭溝池之險特其大端耳若天尊卑貴賤之分明之以

以正者從從

正者而拱拱

先王直治天

下

等威異之以物米尤有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皆險之大用也○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太衰則大益小衰則小益○王者高拱於穆清之上而化行於禪海之外何修何飾而致哉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純王之心也使老者得其養幼者得其所此純王之政也○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幾繫乎事始衆心睽乖則有言不信万邦協和則所為必成○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強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天下之事無一定之理不進則退不退則進時極道窮理當必變惟聖人為能通其變

下

下

下

楚元王金臺  
之方大繼  
之治

於未窮使其不至於極堯舜時也○三代忠實文質因時之尚然也  
夏近古人多忠誠故為忠忠弊故抹之以質質弊故抹之以文非道  
有弊也後世不守故浸而成弊雖不可以一二事觀之大槩可知如  
堯舜禹之相繼其文章氣象亦自小異也○自古聖人之救難而定  
亂也設施有未暇及焉者既安之矣然後為可久可繼之治自漢而  
下禍亂既除則不復有為始隨時維持而已所以不能彷彿於三代  
享○夫民合而聽之則至散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大同之中有  
簡兼變在前是是非非无不當理故聖散而聽之則各任私意是非  
顛倒故愚蓋公义在私故不能勝也○開期月而已三年有成何也  
曰公孫弘謂三年有成臣切遵之唐李石謂十年責治猶上太迫二  
者皆不是須知得遲速之理合上出全書

天下方士

張子曰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為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  
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  
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為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為秦漢之以恩必  
不為五霸之假名○井田而不封建猶能養而不能教封建而不井  
田猶能教而不能養封建井田而不肉刑猶能教養而不能使然此  
未可處行之

范華陽曰治天下之繁者必以至簡制天下之動者必以至靜是故  
號令簡則民聽不惑心慮靜則事變不撓此所以皆成功也○民莫  
不惡危而欲安惡勞而欲息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拂矣  
故治天下在順之而已拂之而能治者未之聞也

楊龜山曰書曰德惟善政則以德為政也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則以

先王發之

禮用刑也有德禮則刑政在其中矣。天保以一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先王經綸之迹也其効博矣然觀其作處豈嘗費力本之誠意而已今鹿鳴四牡諸詩皆在先王所歌以燕群臣勞使臣者也若徒取而歌之其有效乎然則先王之用心蓋有在矣

正君心而下正

胡五峯曰造車於室而可以通天下之險易鑄鑑於冶而可以定天下之妍醜蓋得其道而擇其要也治天下者何獨不觀乎此反而求諸身乎是故一正君心而天下定矣。下之於上德不待聲色而後化人之於其類不待聲色而後從禍福於善惡不待聲色而後應。事成則極極則變物盈則傾傾則革聖人裁成其道輔相其宜百姓於變而不知此堯舜之所以為聖也。處之以義而理得則人不亂臨之以敬而愛行則物不爭守之以正存之以中則事不悖而天下

聖  
堯舜所以為

三代之治  
道不在法

理矣。○聖人明善惡之歸如日月之照白黑然民猶有惑於欲而陷於惡故孔子觀上世之化喟然而嘆曰甚哉知之難也。雖堯舜之民此屋可封去使之由而已亦不去使之知也。○莽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治安也取民唯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敗亡也。○財出於九職兵起於鄉遂交校起於鄉行士選於庠塾政令行乎世臣然後政行乎百姓而仁覆天下矣

享國以異  
所以不同

羅豫章曰三代之治在道而不在法三代之法責實而不貴名後世反之此享國去治安所以不同。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耻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則天下有風俗或朝廷不務教化而責士人之廉耻士人不尚廉耻而皇風俗之美其可得乎。○天下之變不始於四方而起於朝廷

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李林甫之奸則外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邪則外有朱泚之叛

立政養民要

朱子曰天下万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切要處所謂大根本者固无出於人主之心術而所謂切要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可推而見也如論程資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復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案閭警戒不置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為力揀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為功○天下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之政有緩急之宜當緩而急則斂察死可察无以存大体而朝廷之氣為之不舒

急而緩則怠慢廢弛无以赴事幾而天下之事日入於壞均之二者皆失也然愚以為當緩而急者其害固不為小若當急而反緩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不察也○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若夫治軍省賦以為恤民之本則又在夫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紀綱而已矣○人主以論相為職宰相以正君為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后体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于一而无所阿之弊苟論相者求其道已而不求其正已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正君者不以厭可替否為事而以趨利承意為能不以經世宰物為心而以容身固寵為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体統不正綱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實倉粥使政体日亂國勢日卑雖有非常之禍

天下之政

長之以其臣  
可畏

公長天下其  
聖且士

伏於其上之中而上悟下厥亦莫知以為厲者是可以不察乎退之  
以其主正已而可畏則必有以得自重之士而吾所以任之者不得  
不重任之既重則彼得以及其誠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  
心而又公造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便為至諫給舍以參其論議使吾  
與心耳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群小陵罰戒否之柄常  
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強綱維不弛刑  
政不濫民力不祿軍政不修者吾不信也○四海之庶兆民之束人  
各有其欲行其私而善為治者乃去紛沓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  
而莫敢不敏凡志之所啟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  
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  
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為皆知不善之可羞

而必矣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其諫補察而  
无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昭福之是以賢者  
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万事之統无所闕也  
綱紀既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  
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廉耻之俗已不變矣管  
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晉宣公為淫文誦之  
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是豈可不為寒心  
也哉二子之言明白清切非虛語者○井田肉刑一事依有曲折恐  
亦未可遽以為非

三子之言明白  
清切

一事依有非

張南軒曰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為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  
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紉之勤相與咨嗟嘆息服習乎艱難歌詠其

四理有勇有義之六  
步之根本

得法

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於詩有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候也其見於書有若无逸則款其知稼穡之艰难知小人之依也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夫治常生於敬而乱常起於驕肆使為国者而每念乎稼穡之勞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織紉之率則心不存焉寡矣是心常存則驕矜故肆何日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與也與美哉周之家法也丞相繼固不待論而其后妃之賢見於簡編太王之妃則姜女也而文王之母則太姒妃則太姒而武王之后又邑姜也皆助其君子焦勞于内以成夙化之美觀后妃則太王文武之德可知矣以此垂世而其後世犹有若幽王者惑褒姒而廢正后以召大戎之禍而詩人刺一曰婦无公事休其夙織蓋推其禍端良由稼穡織紉之事方闕於耳不動於心以至於此故誦服之无

夙德

鞅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夙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

推所或有法度

猶人樣

陳潛室曰復古推唐得之世業府兵六典建官分畫措置最有法度其不傳遠者非作法不善自是家法不正无訓子孫耳古人所以兢業實畏左規右矩者正欲立個人樣以為守法之地耳

心存則寬在  
其帶

真西山曰世之言政者有曰寬以待良民而嚴以馭姦民也或曰抚民當寬而束吏貴嚴也或曰始嚴而終之以寬也然則治人之術其果及於此乎吾患不去存吾心焉耳吾之心存則蘊之為仁义發之為惻隱羞惡隨物以應而无容心焉則寬与嚴在其中矣且独不觀諸天平熙然而春物无不得其生者凜然而秋物无不遂其成者也果孰為之哉曰陰与陽而已人知天道之妙若是而不知吾之所謂仁义者即天之陰陽也怵惕於情之所可矜頹泚於事之所可愧此



問米下說盛衰  
強弱之分何如

固有之良心而非由外鑠者也吾能存之則天理渾然隨感輒應於其當愛者憫惻施焉非吾愛之也仁發乎中而不去不愛也於其當惡者懲艾加焉非吾惡之也又動乎中而不去不惡也吾之愛惡以天不以人故雖寬而寬之名不聞雖嚴而嚴之迹不立以之治人其庶矣乎○嘗觀古今之變大抵盛衰強弱之分不在兵力而在國勢不在財用而在人心誠使國勢奠安人心豫附運掉伸縮惟所欲為以之治財則財可豐以之治兵則兵可強其幾易回而其事易察也惟吾之所恃者國勢也而操持不定元以遏其趨吾之所恃者人心也而繫屬不加無以保其固百度搖蕩衆志渙散天下之患方悵然未知底止之地雖兵財之盡日計月究何益哉○或者患國勢未張而欲振以威刑患財用未豐而欲益以聚斂謂誠信不如權譎謂忠

厚不如刻深有一下茲皆伐國之斧折蠹民之蟬也

古今道統  
不同

許魯齋曰孔子曰政寬則民安政猛則民殘政以猛則民殘政以寬則民安以濟猛則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也○古今立國規模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矣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為治也何有

禮樂

禮文者三而二  
道

行禮可以治世

程子曰禮者理也文也理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理文若二而一道也文過則奢實過則儉奢自文至儉自實生形影之類也○孝禮者攷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尊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張子曰禮所以持性蓋本出於性持性反本也凡未成性湏禮以持

禮以持性

之能守礼已不畔道矣礼非止著見於外亦有無体之礼盖礼之原

在心礼者聖人之成法也除了礼天下更無道矣○去答曾子之問

去教孺悲之孝斯可以言知礼矣進人之速無如礼孝○文則要家

祭心則要弘放如天地自然從容中礼者盛德之至也○去音之道

并天地同和與政通養吐絲而商絃絕正并天地相應方蚕吐絲木

氣極盛之時商金之氣衰如木當盛時金氣却不衰便是不和并

天地之氣相應

胡五峯曰等級至嚴也失礼樂則不威山河至險也失礼樂則不固

礼乎樂乎天下所日用不可以造次顛沛廢焉者乎

朱子曰聖人之心并天合一故行出此礼無一不并天合其間曲折

厚薄淺深莫不恰好類非聖人自撰出者後之人此心未得似聖人

之心只得依聖人所行樣子做做得合時便是合天<sub>註</sub>之自然也○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

儒補葺竟無全書其僅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

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

耳若乃樂之為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

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為闕也

陳北溪曰人徒見升降揚襲有類乎弄觀鏗鏘節奏有近乎末節以

為禮樂若無益於人者抑不知釋回增美皆由於禮器之大備而好

善聽過皆本於樂節之清明禮以治躬則進敬不期而自肅樂以治

心則副詐不期而自銷蓋接於視聽者所以養其耳目而非以娛其

耳目形於舞蹈者所以尊其血氣而非以亂其血氣則禮樂之用可

六經之同歸

周官之綱領

○聖人之字天  
合

○禮者美之成  
法  
○進之速無如  
礼孝  
○容察弘放  
○肅齊之道政  
○通  
○空吐絲而商絃  
絕

知矣

天子所以合內外之道

魏鶴山曰人生莫不有仁義之性具乎其心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聖人所以合內外之道而節文乎仁義者也昔之教人者必以是為先

### 宗廟

周禮天子之制何如

朱子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道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其制皆在中門外之左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並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於祖父者也三代之制其

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畧不過如此漢承秦敝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為都宮以序昭穆黃帝元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之後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之制自是以來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群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為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與尋常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教孝子順孫之心於此宜亦有所不安矣肆我神宗始獨慨然深詔儒臣討論舊典蓋將以遠近三代之隆二

同朱子論家  
由之制不雜  
占廟皆從  
亦未至其真  
詳何如

正千古之謬其盛舉也然其所論昭穆之說亦未有定論獨原廟之制外為都宮而各為寢廟門垣乃為近古但其禮本不經義亦非古故儒者得以議之如李清臣所謂畧于七廟之室而為祠於佛老之側不為木主而為神像不為帝浴烝嘗之祀而行一配奠之禮揚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妄謬之叔孫通者其言皆是也然不知其所以致此則由於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也不議復此而徒欲廢彼亦安得為至當之論哉

### 宗法

明其多有  
尊

程子曰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立宗子則人知重本朝廷之勢自尊矣占者子弟從父兄今也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人之所以順從而不辭者以其有尊卑上下之分而已苟無法以聯屬之可乎

兵家會法

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為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為之古人有花樹常家會法可取也

朝廷有所益

張子曰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宗法若立則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太有所益是何也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

至正太公之

陳北溪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一氣脉相為感通可以嗣續無間此亦至正大公之率而聖人所不諱也後世理義不明人家以無嗣為諱不肯顯立同宗之子多是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而陰已絕矣春秋鄆子取莒

公人而

公子為後故聖人書曰莒人滅鄆非莒人滅之也以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秦以呂政絕晉以牛虻絕亦皆一類

三晉

謚法

二者為政之

程子曰古之君子之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無他術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爾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為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為惡二者為政之大權也然行之必始於朝廷而至妻莫先於謚法

君得此以所

何則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勵世風也

上厚

司馬遷水經程子書曰承問及張子厚謚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曾子問曰賤不誅貴

禮

幼不誅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誅之諸侯相誅猶為非禮况弟子而誅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誅之不聞弟子復為之謚也君子愛人以

為志

禮合閔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於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

周公奉君以

範陶靖節土文中子孟貞曜為比曷若以孔子為比乎

胡五峯曰昔周公作謚法立使子議父臣議君哉合天下之公奉君父以天道耳孝愛不亦深乎所以訓後世為君父者以立身之本也不合天下之公不以天道奉君父謂之忠孝可乎今夫以筆馬神者必欲其肖不肖吾父則非吾父不肖吾君則非吾君奈何以謚立神而不肖之乎是故不止之謚忠孝臣子不忍為也

封建

子厚

程子曰封建之法本出於不得已柳子厚有謚亦窺測得分救秦法

固不善亦有不可變者限侯置守是也

胡五峯曰封建也者帝王之所以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端大

文則由海之  
子矣矣不  
何如

本也。○聖人制四海之命法天而不私已盡制而不曲防分天下之  
地以為萬國而與英才共焉誠知興廢之無常不可以私守之也故  
農夫受田百畝諸侯百里天子千里農夫食其力諸侯報其功天子  
享其德此天之分也。○郡縣天下可以持承平而不可以支變故封  
建諸侯可以持承平可以支變故

則封建之本  
子胡胡  
而多也  
何如

朱子曰封建亦難行管梁子弟不學而居士民之上其為害豈有涯  
哉且以漢諸王觀之其末縱延屠如此豈可以治民故主父限勸武  
節分王子弟而使吏治其國政不及民然積而至於魏之諸王遂  
使人為之謀飲食亦皆禁制吏有活不得又至靈嚴其弊諸王使  
其大夫治其國其初固相制馴致夫亂沈調云監防太密則有疑之  
傷於名實去亂動又有晉之禍亂恐皆是無古人教養之法教養

學校

訓訣

伊川看許國子監條制云所定大學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  
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令官召而教之更  
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首繁  
文以專委任房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史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  
亦數十條近思錄

朱子曰

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必長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則曰五  
典而已然文原其由而不知死以久而不壞也則為之擇其民之秀  
者群之以學校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成之以禮樂凡所以使之  
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傳是教而施之元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有而  
發明之而未始有所務於外也夫如是上以其教易明其教易成而

教者以  
仁者世  
者之南  
之法也

其施之之博至於死遠之不暨而死微之不化此先王教化之澤所  
以為盛而非後世所去及也○古者學校異率之法始於鄉黨而達  
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其才具者賢者蓋其所以居之者死異  
處所以官之者死異術所以取之者死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死  
慕早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也若夫三代之  
教雖為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缺其為法制之密又足以為治  
心養氣之功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為法所以自成人材而厚風  
俗濟世務而具太平也○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里義之  
不足以修其心大異義不足以修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  
是猶決流而注之千仞之壑而徐驅萬常以捍其衝流也亦必不勝  
矣

孟子子思  
矣

張雨軒曰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蓋將使士者講夫仁又禮之  
之彛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倫以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其事蓋甚大矣而為之則有其序教之則有其方

之而學也

呂東萊曰學校之設非為士之貧而食之也又非欲群其類而習不  
文辭也不農不商若何而可以為士非若釋若何而可以為儒且  
親從兄當以何者為法希聖慕賢當自何門而入道德性命之理當  
如何而明治亂興衰之故當何由而考究之古以為得失之鑒驗之  
今以為因革之宜此士之所當用心也儻焉群索居而蔽其所習自  
固陋乖僻死自進於道聖人憂之著為成書以詔万世教養漸摩以  
俾之講習立師儒之官以董正之此開設學校之本意也

謂聖教

真西山曰按古教法其近民者教彌敷故二十五家為閭閻有塾民

皇朝通志

朝之虞也四閭為族則歲之讀法者十有四法者何大司徒所頒之  
三物也士生斯時不待舍去桑梓而有孝有師敏敏仕恤則閭胥  
之孝弟睦姻則族師書之其所以教人皆因性牖民而納諸至善之  
域禮樂治以成其德達其材古者人之功蓋如此然士之於孝  
豈直處庠序為然哉雞鳴夙旦嚮晦宴息皆孝之時微而暗室屋漏  
顯而鄉黨朝廷皆孝之地動容周旋洒掃應對皆孝之事知无時之  
非孝則盡而有為夜而計過者其敢解知无地之非孝則盡其宜  
惕於未形者其取忽知无事之非孝則降回行勤小物者其敢或滯

用人

程子曰自古帝王未有不求任輔相為先在高宗得傳說而命之  
則曰齊川作無博言早作系甫和羨惟謚悔其相須備慎之如是此

道

圣人任輔相之道也夫用人之道以慎擇為本擇之慎故知之明  
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重擇之  
慎則必得其賢知之明則仰成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  
則得盡其才禮之厚則禮貌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自任切而功有  
成雖有姦諛巧佞知其交深而不可間勢重而不可搖亦將息其邪  
謀歸附於正矣

朝野多事  
于用人

劉元城曰朝廷之務莫先於用人君子進則治之本也小人用則亂  
之階也王者深居於九重不能盡知臣下之邪正是以設諫官御史  
之職俾司耳目之任而採中外之公議是非可否惟衆之從故蔽賢  
之言不去言君子黨辨之論无以助小人明君无所用心而賢不肖  
自辨知人則哲其道不過於此○自古及今未有任君子而不治用



小人而不亂者蓋其言美辭足以感移人意小節偽行足以欺惑世俗及其得志苟患失之陰引奸邪廣布心腹根深蒂固牢莫可破則其為國家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故陸贄之論以為操兵以及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者蓋以殃物天下不歸於於蠱而歸於所蓄之家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齊桓公之初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君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去惡惡而不去去所以亡也夫郭君能知善之為善惡之為惡則不可謂之不智特以其見善而不能去使君子死以自立知惡而不能去使小人得以成朋因循積累其害遂至於亡國然則有天下者可不視此以為戒乎

人君勞於求賢逸於任人古者疇咨僉諧然後用之苟得

許魯齋曰奸邪之人其為心險過術巧惟險也故千態百狀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千隱萬徑而人莫能禦人君不察以諛為恭以詐為公以欺為可信以佞為可近喜怒愛惡人主固不去雖然有可者在不可者而奸邪之人一於迎合竊其勢以立己之威然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懼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此前所謂滅狐也所謂社鼠也至是而求去之不亦難乎雖然此由人主不悟慎至於此猶有說也如字文化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竟不去斥李林甫始賢矣去明皇洞見其奸而卒不去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生民休戚繫於用人之當否用得其人則民賴其利用失其人則民被其害自古論治道者必以用人為先務用既得人則其所謂善善政者始可得而行之以善人行善

戒狐社鼠

生民休戚係於用人之當否

用者以命為先

人為先務用既得人則其所謂善善政者始可得而行之以善人行善

性理集要卷之六

政其於為治也何有

用者好矣姑

皇臨川曰治天下者在得人相天下者在用人用人必自好賢始周  
公大聖也而急於見賢一食三吐其哺一沐三握其髮趙文子賢大  
天也所不筮庫之士七十有餘不嗚呼當時周公所見文子所不筮  
必皆其親舊而有所請求者哉好賢之臣能容人而天下治好賢之  
臣不主容人而天下亂此大幸乎天下章所以引養誓之言而深切  
警戒也

人亦

吉安遠處  
人才左難辨

程子曰善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為急務人才不足雖有良法無與  
行之矣然成就人才者不患其量廣之不美患夫師卒之不明也師  
卒不明則非美以無由成之矣

其人則信而勿疑乃可以責成功。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某已而  
成功多疑之君自用而不用人故勞心而敗事自古征伐或勝或負  
多由於此二者矣

名貴者賤  
其  
君子與行

羅豫章曰名器之貴賤以其人何則授於君子則貴授於小人則賤  
名器之所貴則君子勇於行道而小人非於下僚名器之所賤則小  
人勇於浮競而君子耻於求進以此觀之人君之名器可輕授人哉  
○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  
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  
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天下所以必亂

君在朝則天下治

朱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故賈誼之言曰習  
與正人君之不去無正猶生長於齊之地不去不齊言也習與不正

性理集要卷之六

治道

三

人居之不主死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去不楚言也是以古之至賢欲修身以治人者必該便變以近忠直蓋君子小人如水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相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疎未有可以兼收並畜而不相害者也

陸象山曰

陸象山曰銖銖而稱之至石必繆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丈量徑而寡矣此可為論人之法若校其節目而違其大綱則小人或得為欺君子友被徇死邪正賢不呆免倒置矣

明嘉祥竹在

呂東萊曰明君將欲付大任於是人必納之於膠擾繁劇之地以觀其材處之於閒暇寂寞之鄉以觀其量使之當險阻艱難以觀其操使之當盤根錯節以觀其斷授之州縣磨之歲月習之既久養之既深其時束帶立於朝天下之事莫不理刃而解也

劉元城曰愛惜人才乃人主自為社稷計耳

楊龜山曰

楊龜山曰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拘正道西漢之士喜功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貴節義而不通時變東晉之士樂恬曠而不予實用

周之書

是皆為世變所移而昧夫中行者也惟古之至賢則不以世治而窒其操世亂而改其度雖變故曰更而吾之所守自若也○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非獨上之人貴之也士亦知自貴焉秦之士非獨上之人賤之也士亦輕自賤焉自秦而來迄于今千有餘歲士之知自貴者何其少而輕自賤者何多耶蓋古之士三旌之位非其道也有弗屑焉萬金之餽非其義也有弗愛焉夫如是上之人雖欲挾貴自尊以輕天下之士其可得乎後世之士頗冥利欲而不知有貴於已者故守道循理之志薄而偷合苟得之行多伺候公侯之門

子員說楚  
成表

奔走形勢之塗聯肩誦笑以取容悅其自處如是而故人貴之其可得乎故愚竊謂士之貴賤雖視世衰盛然其所以貴賤者皆其自取也

呂東萊曰不離莘野而割烹之鼎已調不離傳巖而濟川之舟已具不離幽谷而牧豎之陣已成彼為伊傅太公者曷嘗徒勞州縣屈首簿書然後知之哉殊不知有非常之才而後有非常之舉也

人傑然可觀

季念齊事

之文固成不偏

融渾全百理皆具古今人才多是血氣用事故多偏圣人純是德性用事只明明德便自去圓成不偏

求賢

三聖致天下

程子曰古之聖王所以去致天下之治无他術也朝廷至於天下公

卿大夫百職群吏比稱其任而已何以得稱其任賢者在位能其事而巳何以得賢能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君嘗問先生云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為者願為光說一人先生曰相公何為若此言也如當初泛論人才却可今既如此其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

三氏同漢才風

楊龜山曰三代兩漢人才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者取士以行不專以言故也今之舉士不由鄉里之選又無考察之實與斯舉者隨舉牒試於有司糊名牒錄校一日之長不惟士失自重之義且於課試之際無以別異於眾人則所謂本其行者亦徒虛文而已謂宜

三氏同漢才  
實之法

別立一科稍放三代兩漢取士官人之法因今之宜斟酌損益要之無失古意而已○明道在鄴邑政聲流聞當路欲薦之朝而問其所

商鞅

對曰夫薦嘉此才之所堪不圖志之所欲

人君臨屬天下

胡五卒曰人君臨屬天下以成其身者也內選於九族之親禮其賢

者表而用之以聯屬其親外選於五方之人禮其英傑引而進之以

聯屬其民是故賢者衆之表君之輔也不進其親之賢者是自賊其

心腹也不進其人之賢者是自殘其四肢也○古者舉事於鄉自十

學先教人

年出於外傳學於家塾州序其學者何事也曰六禮也七教也八政

也書其資性近道才行合理鄉老鄉吏會各鄉人於春秋之祭祀鬼

神而書之者也三歲大比鄉老鄉吏及鄉大夫審其作之不悖於道

也行之不及於理也質其書之先後無變也乃入其書於司徒之

選士選士學於鄉校其書之如州序三歲大比鄉大夫及司徒之

如初乃入其書於樂正謂之俊士俊士入國學春秋教以禮

制正教所

教以詩書以上觀古道燕正官儀以時校其業之精否而勉勵之三

歲大比樂正升其精者於王謂之進士王命冢宰會天下之進士論

其資性才行各業其可以為卿其可以為大夫其可以為士需其闕

則補之三年一考其績三考黜其不職陞其有功者是故朝無幸位

野無道賢賢不行善惡不眩德之大小當其位才之高下當其職

人務日修而不僥倖於上人知自重而不冒昧求進人知自重而不

輕用其身人能自耻而不苟役於利此所以仕路清政事治風俗美

天下安寧四夷慕義而疆場不警也

大臣以一身

任天下之重

朱子曰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

手足之勤力為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

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

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於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於已而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頃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為而不來則無巧偽之亂真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為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讜言日聞而吾德修取舍不眩則事實自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忠於後世者也

莫盛志  
馬切

論官 淮政附

程子曰四海之利病繫於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繫於守令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故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

壬午  
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苟不於周官未見其可也  
善如

范華陽曰夫天地之有四時如百官之有六職天下万事備及於此其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苟不於周官未見其可也  
吳臨川曰一聞君思天下之治法以為禹謬伊尹之志苟得一縣亦可小試何也縣之於民最近今之福惠所及最大莫是官若也而奉世督責莫如其在之為不輕專務已肥遺恤民瘠莖開吾君之德使不得下壅於比之氣漸變而問以至上乎明之而和者十而八九也聚群羊而牧之以一狼恣其啖食何喜斯民而至斯極於斯之時倘有人巧其術恣其蘇息之望則民之愛之也烏得不如子之愛其父母哉世固有能者矣其見不明則為吏所蔽垂察何補亦有廉而且明者矣其心不仁則自謂无取於民不眩於事而深刻嚴酷又斂其下

漁佩踴躍零元惻隱之意或其心雖仁而短於割裁徒有仁心而民不彼其澤仁而不去故也或其才卑去而意之所向不无少偏終亦不免於小疵去而未公故也至此五善唯矣哉

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韓偓曰當息在下者多欺曰欺有三有為利而欺者則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犯者有類欺者在所察以下論蓋欺

為政者 張商軒曰為政須先平其心不平其心雖好事亦錯如抑強扶弱其心 豈不是好事往上一只這裏便錯○問為政寬猛如何曰若胸中者一寬字寬必有弊者一猛字猛必有弊者徒處事當如持衡高者下之多矣 低者平之若聖人之利則常平矣

呂東萊曰凡治事有法權貴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有理固

不可避嫌故使之无理若其无理亦不可畏禍曲使之有理○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然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去自克常自以為必不敗持必不敗之意則无不為美然事常至於敗而不去自已司馬子微曰與其巧持於末執若拙戒於初此天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寡而見功多死如此言者○處事者不以聰明為先而以尽心為急不以集事為急而以方便為上○當官處事只務着實如筆據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方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事有當死不廷其話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必免死當去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惑亂失常皆不知以命輕重之分也○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

列生異別

行一忍何事不办。居官臨事外有且吾必內有室礙蓋內外相立毫髮不差只有友已兩字更无別法也

諫諍

程子曰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戒則即時諫止。人臣以忠信善道事其君者須体納為自牖之意必違其所蔽而因其所明乃去入矣。故古之善諫者必因君心所明而後見納是故訐直強果者其說多忤温厚明办者其說多行愛戚姬將易嫡庶是其所蔽也。素重四老人之資而不去致是其所明也。四老人之力孰与夫公卿及天下之心其言之孰批与周昌叔孫通也。高祖不從被而從此者留侯不攻其蔽而就其明也。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使委質於齊是其蔽也。愛之欲其富貴以長於齊是其所明也。左師觸龍

人心亦如是

古人亦如是

天下如人身

所以導之者亦因其明尔。故其受命如響。吳教人者亦如此而已。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為我而告君也。若使管已於執職事紛、其思慮待至上前於後等立辭宛徒以煩舌感人亦不淺乎。近思錄。范華阳曰國之將興必賞諫臣國之將亡必殺諫臣。故諫而受賞參旦之祥也。諫而被殺者亡之兆也。天下如人之身夫身必氣血周流无所壅底而後能存。馮煥者使下情得以上通上意得以下達如氣血之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治亂者繫乎言路而已。

宋子曰伊周在經筵講官未退哲宗忽起憑檻戲折柳枝進曰方春發生死故不可摧折伊川之諫其至誠惻怛防微慮遠既發乎愛君



三川可力復世法

之誠其感養善端培植治本文合平告君之道皆可以為後世法而於輔導少主尤所當知至其餘味之充取則善者雖以自養可也

益對死無盡其心

張南軒曰甚每登對必先自盟其心曰切不可見上喜便隨順將去恐一時嗜順後來收拾不得上嘗曰仗節死必之臣難得其對曰陛下

文而死必死此致神中求

下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則臨事可以得仗節死必之士矣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安能望其仗節死必乎

力強綱目

呂東萊曰太九為人頂戴綱目詞氣是綱言事是目言事雖正詞氣不和亦无益口諫之道有三難馬曰遠曰踈曰驟遠則勢不接踈則

情不通驟則理不究其言之不行也固也周爰師氏之官實居虎門

之左而怨主以微考也其勢近其情親其言漸若江海之浸膏澤之

潤日加益而不知焉周公之爰官三百六十官必掌一善必寓一

善而師氏獨列地官之屬實周公致世之深者昔周太史公曰命百

官箴王闕而虞人之箴獨傳竊意師氏之所獻必反復抽繹辭順意

篤足以為百代箴規之法

真西山曰敢諫其君者必先去受人之諫倘在已則知盡言以諫君

而於人則不諫及言以責我是以善責君而未嘗以善責已也其可

乎哉故為大臣必以群下有言為救已之過而不以形已之短以

為愛已而不以為輕已以為助已而不以為異已然後可稱宰相之

度矣

法令

程子曰孔子告顏回所立之法乃通万世不易之法此是於四代中

奉一箇大法使後人就上修之二千年亦无一人識者

万世不易之法

三千年亦无一人識者

生里集卷之二

四

王鼓天民之化

至德澤

劉元城曰昔之善觀人之國者不視其勢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弛張不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惟其慮之既孰辨之已滅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敷天之下莫不傾耳取聽動厭服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書曰慎乃出令出惟行弗惟交易曰漢汗其大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聖人慎重之意也

法制非其本行

胡王峯曰法制者道德之显尔道德者法制之隱尔有道德結於民心而無法制者乃无用无用者亡劉雖有法制繫於民身而无道德者乃无体无体者滅暴是故法立制定苟非其人亦不可行也

賞罰

人前取民

劉元城曰人君所以鼓動天下制馭臣民之柄莫大於賞罰使賞必

如之由理而與服其心人法天下布度

及於有功罰必加於有罪則四海之內也然向風而无不心服者范華阳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豈其力足以勝倍兆之重哉處之中理而去服其心也用一不肖而四方莫不解休殺一无罪而百姓莫不怨怒豈必人人而害之哉處之不中理而不去服其心也

胡武夷曰人主以天下力度考也所好當尊王道不可以私勞行賞所惡當尊王路不可以私怨用刑其喜怒則當發必中節和氣綏編而育万物也

君長考之心

呂本中曰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刻核之論也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君子長者之心也以君子長者之心有心則自无刻核之論如君子不尺人之勸不竭人之忠去其臣也必可使復仕去其妻也必可使復

大子之可立  
致  
家如此等論上下薰蒸則太平之功可立致也芝草生其露降休泉

出皆是此等和氣薰蒸所生

### 王霸

程子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又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礼必若履大路而行无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与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爲玉楊龜山曰王道本於誠意觀管仲亦有是处但其意别耳如作事書之以包其不責其言則是若其言豈有楚不勤王歟

孟西全誠意  
管仲亦有是處

孟西規模自別

禁乾芥耳尊齊而不尊周管仲亦莫之誥也又曰管仲只行其說故与王者别若王者純用公道而已孔孟規模自別見得孔孟作处則管仲自小

尹和靖曰管子責管仲功烈如此其卑者以其不行王道以至於仁也孔子謂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以其功也孔孟之人也同舍此皆穿鑿也

三王利大流長

胡五峯曰三王正名與利者也故其利大而流長五霸假名爭利者也故其利小而流近

文帝行古者之道

羅豫章曰王者富民霸者富國富民三代之世是也富國齊晉是也至漢文帝行王者之道欲富民而告戒不愛民及至於奢武帝行人者之道欲富國而費用无節因及至於耗

真西山曰必信禮而國之本不可一日離古之王者動必由之非有所為而為之也子紀之而晉文公謀必曰示之必示之信示之禮則

皆有為而為之矣王霸粹駁之異其不以此哉

田賦

仁立政之本  
至治之要

三五政之施

胡瑗曰仁心立政之本也均田為政之先也井田者聖人均田之要法也恩意聯屬奸宄不容少而不散多而不亂農賦既定軍制亦明矣三王之所以王者以其去制天下之田里政立仁施由匹夫匹婦一衣一食如解衣衣之如推食上之其於万物誠有調燮之法以

作贊乾坤化育之功

理財

易通山曰先王所謂理財者非尺筵天下之利而有之也取之以人

九賦之類

用之有即各當於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於義則非理矣故周官以九職任之而後以九賦歛之其取之可謂有道矣九賦之入各有所待如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之類是也邦之大用內府待之邦之小用外府受焉有司不得而侵奪之也冢宰以九式均節之下至王事芻秣之微匪煩好厚官有式焉雖人主不得而逾之也所謂惟王及后世王不食持膳服之類而已有不如此式雖有司不會冢宰得以式論之矣

節儉

仁宗恭儉

劉元城曰仁宗恭儉出於天性故四十二年如一日也明皇初節儉後奢侈相去懸絕此正是一箇見識耳夫錦綉珠玉世之所有也已不好之則不用而乃焚之於前殿此好名之心也好多之心衰則其

奢侈必甚此必至之理也故當時識者見其焚珠玉知其必有末年  
之弊仁宗則不然若非大臣問疾則無由見其黃泥被漆唾壺  
許曾齋曰地方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  
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歉由天用物  
之多少由人

賑恤

昔湯情系  
劉元城曰昔堯有九年之水湯遇七年之旱而國無指瘡之民者蓋  
備之有素而已

朱子曰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年必  
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饑此可謂方世之良法矣其於治世之所

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也自古救荒自有兩說第一是  
感召和氣以至豐稔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饑時理會更有何

策○賑錢無奇策不如講求水利到賑濟時成其事

陸象山曰社倉固為農之利然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常

熟之田一遇歉歲則有散而無飲來歲闕種糧時乃無以賑之莫若

預置常平糴一倉豐時糴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闕時糴之以推賢  
民閑屢騰價之計析所糴為二每存其一以俟歉歲代社倉之匱實  
為長利也

禎異

程子曰世有三事至難可以奪造化之功為國而至於祈天求命  
形而至於長生至而至於至人此三事功夫一般分明人可以勝造

三事可奪奪  
三事功夫無  
形而至於長生至而至於至人此三事功夫一般分明人可以勝造

性理

化故開朗有周主過曆秦止二世之說誠有此理○関子明推求吉

人與天相

以必言致之之由與處之道曰大哉人謀其與天地相終始乎故

大節可之

與天命可以人勝也論○或問符瑞之事果有之否曰有之國家將

文人不黃

興必有禎祥然至人不責祥瑞者蓋因災異而修德斯無不曰祥瑞

而自祥則有言也問五穀多祥瑞何也曰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此常

理也然出不以時則是異也又問漢文多災異漢宣多祥瑞何也曰

君子事便生

譬如小人行不義人却不說至君子未有一事便生議論是也

問五穀曰災異見於天者理極而通數窮而更勢盡而反氣滋而息

君天命至

興者將成者將敗人君者天命之主所宜盡心也德動於氣吉者

成凶者敗大者興小者廢天豈有心於彼此哉謂之謹告者人君觀

是宜以古也

朱子曰商中宗時有祭穀並生于朝一莫大也中宗能用郊感之言

恐懼修德不敢荒寧而高道復興辛酉長父高宗祭于

飛維升西耳而鳴高宗法用祖已之言克正厥室不敢荒寧而高用

事

嘉靖辛酉國亦久古之至土遇災而懼修德正事故能變災為祥其效

如此

陸象山曰昔之言災者多矣如劉向董仲舒李京房吳本之行

推通平陰陽之理而陳於當時非一事矣然君子无取焉者為其若

事應之說也孔子謂公西赤春秋以左後王戒而君子有取焉者夫

其不若事應故也夫引物情而指事類不能无偶然而公者然一

有不合人君將忽焉而不懼孔子於春秋者災異不若事應者實談

人君无所不謹以答天戒而已

人君无所不謹以答天戒而已

性理

性理

性理

直西山曰祥多而特未必不危異衆而愁未必不安願人主慮之者如何耳

許魯齊曰三代而下稱盛治者无若漢之文景然改之當時天象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彗星孛星之類未易遽數文景克承天心消沮變異今年下詔勸農紓也恐民生之不遂明年下詔減租稅也慮民用之或之艱矣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

論兵

程子曰兵陣洎先立定家計然後以遊騎旋旋量力分處而身故人必此便定今内外之道若遊騎太遠則却歸不得至如聽金鼓亦不若知其家如何如何符堅一敗便不可支持牙奉故也○韓信多

亦足未盡善  
楊龜山曰自黃帝立五乘之法以軍政歷世因之未之有改而至周為左詳居則為北閭族其州鄉出則為伍兩軍師之制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用一律也天子无事歲三田以供祭祀賓客而王執路鼓親臨之教以坐作進退有不用命者則刑戮隨之其教習之嚴如此故六卿之兵出則无不勝以其威令素行故也丘井之廢

父兵與不可以復台而伍兩軍師之制則不可不講无事之時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用之於有事之際則南之以卒伍之令督之以旌旗指揮之節臨難而不相救見敵而不用命必戮无赦使士卒思我而不畏敵然後可用若夫伍法不修雖有百萬之師如表

士卒思我而不畏敵然後可用若夫伍法不修雖有百萬之師如表

不者于紹以  
為後法

謹言其

李增相宏德  
之流

驕子不可用也傳曰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晉之節制齊晉之節制  
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其精而難有仁義之兵苟先節制亦不可以  
取勝耳且昌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攻於右汝不恭命用命  
則擊或之牧豕昌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魯不愆於四伐五伐六  
伐乃止齊魯此節制之嚴蓋如此故聖人著之於經以為後世法也  
故諸葛孔明曰有制之兵无能之將不可以敗无制之兵有能之將  
不可以勝此之謂也口王者之兵未嘗以術勝人然亦不可以計敗  
後世惟諸葛亮李靖為知兵如諸葛亮包死司馬仲達觀其行營軍  
壘不覺嘆服而李靖惟以正出奇此為得法制之意而不務佞倖者  
也口或問今之宣師朝除暮易若以至誠為務須是積久上下相諳  
其效方且定成寇之未必有補曰誠動於此物應於彼速於影響豈

必在入知制子似守河陽李光弼代之一號令而金鼓燧燾為之精

明此特其說今各有体耳

朱子曰本強則精神折衝不強則招寇致凶又曰用兵之要敵勢急

則自家當委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動直以衝突之○擇將

之術常死事之時須是具大眼力如詩何誠翰信方得

白東萊曰後世用兵者以為黃石公一書堯舜為此不知黃石公未

出之前三代之兵一舉而牙敵於天下兵書何在黃石公有一秘法

在人間人自不識三代之得天下亦不过此道唯仁一字爾

真西山曰古之用武者不急於治兵而急於擇將將之勇怯在實擊

焉故天下无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擊之將昔人未嘗不用民兵也夫

既募之後刻有紀律焉馬燧之練成精卒是也方募之始刻有差擇

黃石公秘法  
在問  
三代得天下亦  
備

上公有奇助  
也



馬馬隆之立標揀試是也

魏鶴山曰余少讀書於十二卦制作之不易所謂門析以待暴客弧

重賞死生

非而為處

矢以威天下每嘆風習既開人情易動雖黃帝堯舜有不吝不死事

而為慮者及觀古制之詳莫備於周有井牧之田有伍兩之兵有渭

池之固有郊關之限有殄擊之警有重標之守不得已而用民也刑

御遠三邑三等米地以次召發不止刑諸侯又不止也刑有國境出

之法乃知古人雖以禮義庶耻為域民固國之道然未嘗不設險用

古人所以也

論刑

揚龜山曰古者用刑王三宥之若按法定罪而不敢赦刑在司夫

人者必生

在司守法而不移故人主得以養其仁心今也云不應誅而必生

必以特旨誅之是有司之法不心守而使入主失仁心矣○古者

宥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

宥然後致刑夫才之者天子之德而刑之者有司之公天子以好主

與德有司以執法為公刑不濫矣

夫才以好生

丁刑而百民知

胡五峯曰生刑輕則易犯是教民以死也死刑重則難悔是絕民

自新之路也死刑生刑輕重不相懸歟後民知所懲而風化可興矣

羅豫章曰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刑不足以

禁天下之惡不恕刑不足以通天下之情漢之張釋之唐之徐有功

以恕求情者也常袞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彼庸人哉天下

後世與獄之官當以有功為法以不為戚

未子曰三代王者之制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

義以權之蓋必如此然後輕重之序可得而論淺深之量可得而測

而所以悉其聰明致其中忠愛者亦始得其所施而不悖此先王之

刑文殺所以雖或傷民之肌膚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

彈然不敢肆意於為惡刃是乃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

張商軒曰治獄所以多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吏身利為市國所不

論而或矜智巧以為聰明持姑息以惠奸匪上列視大官之趨阿而

重輕其平下列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及其情而一以威嚇

之不原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是而不得其平者抑多矣

陸象山曰訟惟得情為難唐虞之朝惟臯陶見道甚明辨至所宗

辨乃使之為士象亦曰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折獄於下者必

白至明也猶言无敢折獄此非正是孝者用二處噬嗑離律上刻曰

利用欲豐阻在下則曰折獄致刑蓋其明也○夫五刑五用古人

豈樂施此於人哉天討有罪不得不然耳是故大舜有四裔之罰孔

子有兩觀之誅善觀大舜孔子寬仁之字者於此見矣今之言寬仁

者則異於是於其所不可失而失之於其所不可宥而宥之蓋不究

夫寬仁之字而徒欲為容奸度惡之地殆所謂以不禁奸邪為寬大

縱釋有罪為不苛者也是為傷善為長惡為悖理為不順天殆非先

王之政也

吏欲

劉元城曰中國古夷狄為隣正如富人与貧人隣待之以礼結之

以恩高其播垣威以刑法待之以礼則國家每有使命往來有立定

條貫礼教束縛之也結之以恩則歲時嘗以遺餘之物厭飽之也高

六經集

小義民有常

臯陶見道

此言至之

其犒垣則平日講和而不失邊備也威以刑法待其先犯邊然後當用兵也

胡五峯曰制井田所以制國也制侯國所以制王畿也王畿安疆万国親附所以保衛中夏禁御四夷也先王建万国親諸侯高城深池徧天下四夷雖虎猛狼貪安得肆其欲而逞其志乎此三王為万世履樂四夷之上策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孔子之所以書於春秋之象也城郭溝池以為國孔子之所以答言偃之問也

三聖表兼

朱子曰周之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遠樂其後中微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衰削宣王承之側身修行任賢使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周道儼然復興以是觀之然後知古先聖王所以制禦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逼而在乎德業其備

多而德業

策題

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其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蓋英然矣真而山曰為國者當示人以難犯之意不可示人以易窺之形蓋敵國之相与有以折其謀則為和也易有以啓其媾則為和也難中因有道夷狄雖盛不足憂內治未修夷狄雖微有足畏蓋古者五胡之紛擾上單于爭立之事同而拓跋氏之東西于匈奴之分南北亦無以異然宣帝因呼韓之交而益疆其國刻石符姚之宴晉迄不能以成寸功光武因南單于之歸拓地千里而侯景內附適以兆蕭梁之累所過畧同而成敗以異者光武之政修而梁晉之政失也

四君未嘗事  
核畧

許豎文曰周之成康漢之文景何君若未嘗事遠畧也治吾所當若者而已不以其勝夫狄也故亦不至為夷狄所敗

詩 質 銘

乾坤吟

邵子

交簡事  
用九見群龍首能出廢物用六利永貞因乾以為利山象以九成遂  
成下六四象以六成遂成二十四如何九与六能盡人間事

觀物詩

地以靜而方天以動而圓既正方面體還明動靜權靜人必成潤動  
極遂成然潤則求休且然則火用全水体以器受火用以辨得休在  
天地後用起天地先此論陰陽動靜之理用妙用之

此日不并得不吝者

楊龜山

皆不并得  
此日不并得頽波注扶祭蹠上黃小群毛髮忽已蒼頤言娟兮子共  
惜此日光術業貴及時地之在書易行人慎所之戒我長述方舜跡  
善利間所差亦憂世富貴如燈燈苟得非所滅貧賤豈存產逐物乃

至意在高深

自戕胼胝奏艱食一瓢其糟糠所逢義適然未殊行與藏斯人已去  
沒簡編有遺芳頽頽亦頽徒要在用心剛譬猶千里馬駕言勿徒然  
驅馬曰去速誰謂阻且長末流卒多岐倚門誦韓莊出入四寸問誰  
錯事詞章不成款何用奔趨利名場拔策博塞遊異趣均亡羊我懶  
心意衰撫事多遺忘念子方妙齡壯圖三首強至寶在高深不憚勤  
梯航茫茫定何求所得安能常万物備吾身求得舍即亡雞犬猶知  
尋自棄良可傷歎為君子儒勿謂吾言狂

感興

人文喜朝

昆侖大無外磅礴下深廣陰陽無信機寒暑互來往是義古聖神妙  
契一俯仰不待類馬圖人文已宣朗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珍重  
無極翁為我重指掌天地陰陽寒暑運行之氣有理融貫其間以為之主

性理集其卷之

澤火

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疑水亦焦火洲淪復天飛至人秉元化動  
靜體無遺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輝神光燭九垓玄思徹乃微塵編  
今寥落歎息將安歸此論人之心出入之機

涇舟膠楚澤周網已陵夷况復王風降故宮黍離離玄聖作春秋哀

傷實在茲祥麟一以踣反袂空漣而漂淪又百年僭侯荷爵珪王章

久矣喪何復嗟嘆為馬公述孔業託始有于悲卷奉信忠厚無乃迷

整齊之論

先幾此論周室君臣之失○胡梅巖曰致堂謂陰凝水堅垂百載矣雖無王命夫誰與抗此知幾之論也温公則徒悲其成而不究其漸矣

其漸矣

東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綱西園植姦穢五族沉忠良青青千里草乘

時起陸梁當塗轉凶悖炎精遂無光桓桓左將軍仗鉞西南疆伏龍

一奮躍鳳雛亦飛翔祀漢配彼天出師驚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圖不

由師警勇

偏昌晉史自帝魏得負蓋更張世無魚運子千載徒悲傷君臣之失

秉史筆者不能黜視而尊蜀

晉陽啓唐作王明紹某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塵聚瀆天倫此

晨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復宗宗淫毒穢宸極虛焰燔蒼窮同非

狄張徒誰辦取日功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

此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万古開群蒙此論唐室君臣之失

秉史筆者不能黜武后而尊唐

微月墜西嶺爛然衆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劫感此南北極樞

軸運相當太乙有常居仰瞻獨煌煌中天照万国三辰環侍旁人心

要如此寂感無邊方此論天之北極則人心之大極

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已大哉精一傳万世立人紀猗歟嘆日躋穆

太古有常居

太古開群蒙

狄張取日

百世已

性理集其卷之

穆歌敬止戒焚光武烈得且起周礼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曼

何常師刪述存聖軌

此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傳心之法在乎敬

大易圖象隱詩書簡編訛礼樂矧交喪春秋魚魯多瑤琴空寶匣絃

絕將如何與言理于韻龍門有遺歌

此論六經散失已久千載之下絕孝龍門伊川晚年架室於其上以著書傳道故託言之

顏生躬四勿曾子曰三省中庸首謹獨太錦思尚絅備哉鄒孟民維

辨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為爾羣裘領丹書著明訓今古垂煥炳何事

千載于死人踐斯境

此論顏曾思孟傳孔子之道亦惟能潛其心又重嘆後人之不能

飄飄學仙但遺世在雲間盜啓玄命秘竊當生死開金鼎蟠龍虎三

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

逆天理偷生詎能安

此論仙李之失

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群愚流傳世代久梯接陵空虛顧瞻悟心性之

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蹟彼荆榛塗誰哉

繼三聖為我焚其書

此論佛學之非

童蒙貴養正遜弟乃其芳雞鳴咸盛櫛問訊謹暄涼奉水勤播灑擁

篲周室堂進趨極虔恭退息常端莊助書劇嗜炙見惡逾探湯庸言

戒靡誕時行必安詳聖途雖云遠發軔且勿忙十五志於學及時起

高翔

此論小李之教

哀哉牛山木斧斤日相尋豈無萌蘖生牛羊復來侵恭惟上帝降

保赤窮林

此借牛山之木形容仁義之心所當保養

玄天幽且默仲尼歆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溫彼哉夸毗子咕

性理真要卷之八

詩

五二

奇功原

聶徒啾喧且騁言辭好豈知神監昏曰予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  
求刊落奇功又一原此論天道不言聖人無言後世多言之弊

復卦詩

邵子

玄酒大音

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方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大

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羲朱子曰天心無改移謂年年月

動方物未生無声色臭味之可聞可見蓋指陰陽動靜之間而言

天道吟

天道不難知人情未易窺雖聞言語處更看作為時隱几功大揮

隱几揮戈

戈事業卑春秋賴乘輿出用小車兒

閑吟

忽忽閑拈筆時時樂性靈何嘗無對景未始便忘情句會飄然得詩

一點月分明

因偶爾成天機誰狀出一點月分明

仁術

在昔賢君子存心每欲仁求端徒有術及物豈無因惻隱來何自虛

入井牽牛

明覺處直擴充徒此念福澤遍斯民入井倉皇際牽牛穀藜辰向來

看楚越今日備吾身

秋日

靜觀自得

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窓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

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

龍門道中

物理人情自奇明何嘗戚戚問平生卷舒在我有成笑用舍隨時無

清日雲山

定各蒲目雲山俱是樂一毫萃原不消驚鶴侯門見說深如海三十年  
前控碑行此言觀物達理素然自度是

極論

邵子

明珠良玉

下有黃泉上有天人許住百年來還知虛過死萬遍却似不曾生  
一般要認明珠須巨海如求良玉必名山先能了盡人間事然後方  
言出世間

說易

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叫  
二中分造化  
立根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天、焉有兩般義道不虛  
行只在人

觀物

窟窟

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為貧須探月窟方知物未歸天根豈  
識人乾遇巽時為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

三十三官

都是春熊氏曰三十六宮乾一兌二三宮也巽二震四三與四為  
七則以三乘七十宮也巽五坎六合五與六為十一以十  
乘十一則二十一宮也艮七坤八合七與八為十五以二十一乘十  
五則三十六宮也此說先天八卦圖看以八卦真圖言之乾三畫  
坤六畫故九也震坎艮各五畫十五也巽巽  
兌各四畫十二也合之為三十六

首尾吟

寔寔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可愛時寔鑑造形難隱髮奮刀迎刃豈  
容絲風埃若不來侵略塵土何由上得衣欲論誠明是雄事堯夫非  
是愛吟詩此借物形容大体清明  
微毫人欲不能惑

月到梧桐上吟

邵子

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院深人復靜此景共誰言

言程風柳



清夜吟

月到天心處

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此借物形容至

謝王佐寄舟

舟每民

至誠通聖稟瑞雲遠寄表翁濟病身我亦有舟君信否用時還解壽

斯民

芭蕉

新春新蕊

芭蕉心盡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隨願幸新心養新德旋隨新葉起

新知此借物形容人心生生之理无窮細玩此四句上两句是狀物下两句是体物新心養新德尊德性工夫也新葉起新知這問

工夫

水口行舟

青山綠

昨夜扁舟雨一簑滿江風浪夜如何今朝試揭孤篷看依旧青山綠

相多此形容私意之波自在泛溢天理常之昭著

詠開窓

紫閣免

室鑑當年照膽寒向來埋没大無端祇今垢盡明全見還得當年室

鑑看

觀書有感

養云影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云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

水來

出光日在行

昨夜江邊春水生蒙衝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

在行

春日

先以光景一掃

勝日尋芳泗水濱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閑識得東風面万紫千紅總

是春

敬美堂

高臺巨榜意何如住此知非小丈夫浩氣擴充无内外肯誇心月夜

同孤

答袁机仲論啓蒙

親在義

忽然半夜一声雷万户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合有象許君親見伏

義來

心經贊

石虎本淵

舜禹授受上有六言万世心孝此其淵源人心伊何生於形氣有好  
有樂有欲有憶惟欲勿流是之謂厄湏更或放參歷從之道心伊何  
根於性命曰義曰仁曰中曰正惟理无形是之謂微毫甚或失其存

景華堂

幾希一者之間曾弗容隙察之必精如辨白黑知及仁字相為始終

惟精惟一惟一故中至賢迭與孔姚法妙持綱挈維昭示來世戒懼

謹獨閑邪存誠曰忿曰怒必窒必懲上帝實臨其敢或貳屋漏雖隱

寧使有愧四非當克如敵斯攻四端既發皆廣而充意必之萌雲捲

席撒子諒之生春嘔物而難大之放欲知其求牛羊之牧濯濯是憂

一指有善孰書孰賦繁金萬鍾辭受必辨克治在養交致其功舜何

人哉期與之同維此道心萬善之主天之與我此其大者歛之方可

大極在躬散之萬事其用弗窮若實靈龜若泰琪竇念茲在茲其可

弗力相古先民以敬相傳操約施博然此為先我來作州茅塞是懼

爰輯格言以滌肺腑明窓業几清書燭熏開卷爾然事我天君

志道齋銘

朱子

曰趨而挹者執履而持曰饑而寒者誰食而衣故道也者不可須臾  
離于不志於道獨罔罔其何之

瓊德齋銘

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獨而難窮惟其厚於外而薄於  
內故無地以崇之

依仁齋銘

至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唯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為仁由己而由人  
乎哉唯欲遠之安得而遠之

游藝齋銘

禮云樂云御器數謂俯仰自得心安禮舒是之謂游以游以居焉呼  
游乎非有得於內也去如此其自得而有餘乎

身新銘

士子守己當如女子文人治身當如武人女子居室必無一毫潔污  
介然自守如此是謂守己如女武人殺敵必須直前不顧勇於  
如此是謂治身如武女不女易所謂不有躬也武不武傳所謂我非  
天者身之白者渾全而未壞貴常以不女之女為戒身之白者既壞  
而水全謹無若不武之武人然

甲子年刊玉帝梓行

小

同

一

三

110X  
330  
8